



管理人文微言

晴耕雨读

读书如同游水。只需纵身一跃，而后随波逐流即可。

诗意中的生意

张晓刚◎著

叶毓中◎绘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
晴耕雨读

读书如同游水。只需纵身一跃，而后随波逐流即可。

诗意中的生意

张刚刚◎著

叶毓中◎绘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晴耕雨读：诗意中的生意/张晓刚著. —北京：中国发展出版社，2009. 5

(管理人文微言)

ISBN 978 - 7 - 80234 - 360 - 3

I. 晴… II. 张… III. 管理学—通俗读物
IV. C93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7344 号

书 名：晴耕雨读：诗意中的生意

著作责任者：张晓刚

出版发行：中国发展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)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 - 7 - 80234 - 360 - 3

经 销 者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670 × 990mm 1/16

印 张：13 插页 8 页

字 数：190 千字

版 次：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6000 册

定 价：25.00 元

咨询电话：(010) 68990642 68990692

购书热线：(010) 68990682 68990686

电子邮件：fazhanreader@163.com

网 址：<http://www.developress.com.cn>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社图书若有缺页、倒页，请向发行部调换

干吗不呢？

在以后的纸页上，摘录着一些古人的诗词，大多是比较通俗的作品。作为非中文专业人士，笔者以自己的理解或自认为尚属合理的“歪曲”，把它们串起来，给那些像自己一样的，平日在闹市中俯首耕田忙于赚钱但仍执意保守些雅趣的人随意浏览。

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？不如从笔者时而冒出的这样一种感觉谈起。每当身陷书店那纵横交错的管理类书籍大阵仗中时；每当翻开一本没有一句通顺中国话的大部头译作时；每当眼睛扫过那些排列着大 ABC、小 123 的目录时；每当好不容易读完一篇管理学论文，刚想喘口气，却发现正文后边还有 128 个注释时；每当硬着头皮读完那些注释，却意识到那里有的信息远比正文还重要时——竟然不由自主地开始怀念大学宿舍上下铺点上夹子灯读诗的时代。

其实，读诗也不光是为了满足一种怀旧的情绪。小诗、小故事、小笔记一类的“迷你文学”（你可以给它更正式的称谓）本来就是华夏文明里极有特色的一部分。诸子百家的年代开始，就是这样。

从这里开始分析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那就是中国历史中诗人、哲学家和政治家都是同样的人——不像现在，谁是诗人、谁是哲学家、谁是政治家，大多有专业的分工。因而古人写诗更重要的是表达自己在政治立场或哲学上的见解。文学评论家不大看得上的一些作品，有时偏偏包含着十分精湛的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见识。这些见识与诸子百家是相通的，和现代工商管理研究中的很多要点也是相通的。小诗行里有大道理。

20 世纪 80 年代，笔者在夏威夷大学学习，导师是一位德国人，法兰克福学派的弟子。有一次，他在课堂上比较东西方哲学，大意是说：德国人做的是知识分子哲学，耗尽毕生精力搭建一个系统，像埃及金字塔一样巨大辉煌；但也有时已经到了完工典礼，才有同行发现这座金字塔竟然倒悬于空中、塔尖朝下、没有基座。而东方人的哲学则是平民哲学，讲究的是营造一个环境；因而一本书左看也行，右看也行，倒着看也行，跳着看也行；这就如同游水，读者只需纵身一跃，而后随波逐流即可。“从《老子》（《道德经》在西方的通常译名）到“小红书”（西方人对《毛主席语录》的叫法），都是这样。”

20 世纪 90 年代，笔者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习，开始阅读黄仁宇先生的论史杂文。至今记得在比较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的异同时，黄先生特别注意到孔子边教学生道德、边提倡“随心所欲”的作法。^{〔1〕} 在春天的河边，师生聚在一团，一边洗澡一边歌唱，乐呵呵的。这样的学习经验的确有如一种读诗

〔1〕 参见黄仁宇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，三联书店 1997 年版，第 1 页。

式的精神体验，说不定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唱的就是《诗经》呢。

其实，现实的经济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，充满了创业、守业、征伐、陷落的故事，也从不缺少英雄、美女、君子、小人的传奇。当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发表学术论文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按照“建造金字塔”的规范来作文章，来进行客观描述或缜密推断。但是在切身参与它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无须有太多的顾虑，干吗不生活得更优美、更性情一些呢？

在得意扬扬的时候，你尽可以一边喝着酒一边高唱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（刘邦·大风歌），还是让你的副手去跟迈克尔·波特纠缠“竞争五力论”吧。

在事业受挫的时候，与其纠缠到底是谁出的错，倒不如先对自己说“眼前多少难甘事，自古男儿当自强”（李咸用·送人）。

在男女之情一时放不下的时候，或许你还会想起那句古话“若学多情寻往事，人间何处不伤神”（白居易·和友人洛中春感）。

在策划新一轮商战直至深夜的时候，不妨走到写字楼的窗口，望着灯火闪烁的地平线，沉吟一句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”（李白·上李邕）。

况且，在如今的商业竞争中，消费者和投资者所欣赏的不只是新技术和好业绩，还有出人意表的匠心和魅力。与其把生意（和生意人的生活）做得（和活得）像一本600页的MBA教材，干吗不把日子过得像诗词那样或精致优美或畅快淋漓呢？

张晓刚

2009年5月

目 录

燕子说的什么话	/ 1
皇帝与平民	/ 3
护送老板到深渊	/ 5
爱妃、爱妃	/ 7
长安城里的鬼屋	/ 9
空虚到头也是空虚	/ 12
从金陵怀古说起	/ 15
运气乎？本事乎？	/ 18
啾啾	/ 20
晴天逛市，雨天拜佛？	/ 23
有些责任不是个人能承担的	/ 25
企业“完全自杀手册”	/ 28
什么是糜烂？	/ 31
岳飞的宿命	/ 34
谁定谁的案？	/ 36
容得下明星才能基业长青	/ 38
拿什么取代你，我的帝国？	/ 41

诸葛亮的困境	/ 43
缅怀历史的“两条路线”	/ 47
是精神遗产？还是古装贫嘴？	/ 49
清明时节纪念谁？	/ 52
强制逻辑的结果	/ 55
末日帝国的强悍	/ 57
小农模式，小瞧不得	/ 59
古典社区	/ 62
社区自卫战的启示	/ 64
东方人的家庭团队	/ 66
当青年成为体制的累赘	/ 68
黄金怎能取代制度？	/ 71
本公司招聘“飞人”	/ 73
好员工都选择雇主	/ 75
营造家园和供给梦想	/ 78
刚开始那会儿	/ 81
“老战士”为何有时要骂人？	/ 83
鄙视平庸	/ 85
“灯火阑珊处”的发现	/ 87
给“河南小伙子”一个机会	/ 89
幻灭的颜色	/ 91
朝气就是本钱	/ 93
黄金也买不来的无形资产	/ 95
可怜青年的可恨之处	/ 97
作为管理资源的女人话语	/ 99

最容易的变革	/ 102
最艰难的变革	/ 104
自主就是美	/ 107
小道与大道	/ 109
寄托过多的尴尬	/ 112
五绝诗的启示	/ 114
悠然相契处，付与不言中	/ 116
与美德的差距	/ 118
营造“饥渴”	/ 120
CEO 的总结	/ 122
以心换心	/ 124
长安不是一天建成的	/ 126
重建忠诚	/ 129
脆弱之后是疯狂	/ 131
作践忠诚 = 作践自己	/ 134
男儿当自强	/ 137
唐人友谊	/ 139
君子之交	/ 141
大是大非、小是小非	/ 143
君子儒和小人儒	/ 146
少年武士	/ 148
莫将家世论人才	/ 151
李白与海	/ 154
政治家的眼光	/ 156
悲剧的诞生	/ 159

企盼光明	/ 161
兵法加诗歌	/ 163
文武之道	/ 167
手足之情	/ 169
李商隐的企盼	/ 171
艰难抉择，义无反顾	/ 173
潮平意未平	/ 176
值得注意的“一层人”	/ 179
孤独的行动主义	/ 182
肥马和瘦马	/ 185
说起伯乐是哀伤	/ 187
早知李靖是英雄	/ 189
体制的灵魂	/ 191
人马之间	/ 194

燕子说的什么话

昏黄月色下秋虫低鸣、鬼火飘摇的前朝宫苑，矗立在残垣断壁、野草杂树中挂满蛛网的铜人石兽……不知为什么，似乎历朝历代的诗词都对萧条、没落的败象有着一种特殊的审美和体识，好像往日的那些金碧辉煌只有到了被败坏和被遗弃之后，才有了值得吟咏的价值。

当唐人李益造访隋朝的破败宫苑时，看见寂静院落中一地的落花和尘土，只剩下几只燕子飞来飞去，发出凄凉的叫声。燕子在说什么话？诗人问。莫非还在谈论这座宫殿往昔的主人曾是如何不可一世？

燕语如伤旧国春，官花欲落旋成尘。

自从一闭风光后，几度飞来不见人？

（隋宫燕）

说起燕子，大概南京的最为有名。因为那里废宫故墟最多，是一个充满兴亡故事的地方。唐人刘禹锡笔下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（金陵五题）便是对此地的感慨。这一意境，由后世诗人纷纷“盗版”，尤其当他们追思明清交替期

间的南明政权时。不过这个“标准配方”偶尔也会稍加变化，比如明亡后屈大均的词：

一片花含一片愁，愁随江水不东流。飞飞长傍景阳楼。
 六代只余芳草在，三园空有乳莺留。白门容易白头。
 （浣溪沙）

景阳楼是陈后主作乐的宫殿，白门是古金陵城的西门。而所谓乳莺，假如此处平仄可通融的话，说不定也就写作乳燕了。屈大均在另外一首南京怀古词里就曾写道“任尔燕子无情，飞归旧国，又怎忘兴替”（念奴娇·秣陵吊古）。

南京还有一个地方叫燕子矶。据说山上石峰突兀，三面悬绝，远眺似石燕掠江，因而文化人尤其热衷于攀临此处瞭望江山，感叹今昔。明朝遗民朱一是就在此叹过“燕子堂前，凤凰台畔，冷落丹枫白露”（二郎神·登燕子矶秋眺）；归庄也在此哭过“旧时燕子还在否？今古不胜情”（锦堂春·燕子矶）。后来清人王士禛也曾至此发思古之幽情：

岷涛万里望中收，振策危矶最上头。
 吴楚青苍分极浦，江山平远入新秋。
 永嘉南渡人皆尽，建业西风水自流。
 洒泪重悲天堑险，浴凫飞燕满汀洲。
 （晓雨复登燕子矶绝顶作）

王朝更迭不尽，燕子依旧呢喃，但旧时燕子却早已认不出了。从彼时，到此时，谁知道燕子到底说些什么话？

皇帝与平民

要说以含蓄的语言评论历史，恐怕没有人的本领比得过李商隐。在一首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故事的诗里，他曾写道：

海外徒闻更九州，他生未卜此生休。
空闻虎旅传宵柝，无复鸡人报晓筹。
此日六军同驻马，当时七夕笑牵牛。
如何四纪为天子，不及卢家有莫愁？

（马嵬二首）

古代 12 年为一纪，唐玄宗在位 44 年，因而将近四纪。莫愁则是传说中的民女。诗的史实背景是安史之乱，因长安失守，皇帝一行仓皇亡命四川。途经马嵬驿时，羽林部队哗变，杀死权奸杨国忠及杨家其他妃姊后，拒绝前行。带队将军眼看控制不了局面，要求再杀杨贵妃。皇帝只好抱头痛哭与爱妃告别，两人十几年的浪漫故事也就此落下了帷幕。

以上这首诗，文学评论家只说是绝佳的讽刺。但讽刺只是一种写作手法，讽刺的意思又是什么？

诗里边有一组寓言式的对比：一位当皇帝的失败者和一位

当农夫（或平民）的成功者。那位据说也曾“性英武、善骑射”的英雄，全世界最强盛的帝国的君王，在被叛乱者打得一败再败之后，竟然驾驭不了自己的警卫部队，甚至都不能保全曾与他相约来世永不分离的女人的性命。而“十五嫁为卢家妇，十六生儿字阿侯”的莫愁女却能在远离是非的水乡，与自己的男人厮守一道，直到地老天荒。^{〔1〕}

为什么皇帝的命运比不上平民？这里其实暗示出一个生活方式（或者说经营自己命运的方式）上的区别。皇帝的生活虽起点辉煌，却是对基业的纯粹挥霍；而平民的日子虽起点寒碜，却是在兢兢业业中的积累。

可惜这个讽刺，许多人不以为意。大概李商隐自己也很郁闷。于是在另一首政治评论诗里，即便是含蓄高手的他也耐不住性子，用最不含蓄的语言再次申明了这个道理，那就是：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”（咏史）。

〔1〕 南朝乐府歌辞《河东之水歌》，见陈永正（选注）《李商隐诗选》，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，第50页。

护送老板到深渊

有一首诗好像是半开玩笑地为唐玄宗辩护，说当时天下太平，皇帝没什么事好做，只好去声色犬马：

丹雘苍苍簇背山，路尘应满旧帘间。

玄宗不是偏行乐，只为当时四海闲。

（薛能·过骊山）

其实，所谓天下太平，只不过是皇帝所信任的那几个人——从李林甫、高力士到杨国忠、安禄山——每天想要让大领导听到的话。

更进一步说，虽然一开始的确是皇帝自己想要放松放松，但经过那几个人为他掩盖下情，为他驱赶忠臣（如张九龄），为他安排女人，“以百口百心之谗谄，蔽两目两耳之聪明”^{〔1〕}，到后来，大唐帝国的 CEO 竟除了“放松”之外什么都不做，也不会做了。

唐廷里那些放松的游戏，从唐宋诗词里已可想见，如“万

〔1〕 见刘昫（监修）《旧唐书》中《本纪第九·玄宗下》。

国笙歌醉太平，倚天楼殿月分明”（杜牧·过华清宫绝句三首），“当时国色并春色，尽在君王顾盼中”（张愈·游骊山）等等。不过最不留情的形容，大概还要数李清照的“姓名谁复知安史？健儿猛将安眠死”（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），满朝文武，都被迷魂汤灌醉了。

然而，1200多年过去了，在我们的社会上，尤其企业里，也还会见到像李林甫、高力士那样出于各种目的（或无目的），以“不给领导找麻烦”和“让领导开开心心”为职守的人。像他们那样“曲道事君”，其实都是在混淆老板的视听，敷衍他的事业，引他踏着飘飘然的步子走向深渊。

《财富》杂志专栏作家 Stanley Bing 曾撰文将 CEO 比作封闭在父母溺爱中的儿童，并列举了他们和受溺爱儿童的各项共性：他们都被尊为宇宙中心；他们说起话来语无伦次，而溺爱者却毫不介意；他们的兴趣变幻频繁，溺爱者则只管为他们更换玩具；不管他们的情绪如何波动，溺爱者都会小心侍奉；公司的一切议程都必须按照他们的饮食起居来安排，而且他们的“灵机一动”还要经常打乱别人的饮食起居等等。这一方面是在批评某些 CEO 牛气哄哄的做派，另一方面也在批评美国企业的流行文化。

唐玄宗就是在自己团队的“溺爱”下，由一位从危机中崛起的盛世君主，在心理上变成了襁褓中的婴儿的。

于是，在我们周围，在那些昏庸腐败者把持下的企业和单位中，总有一批嬉皮笑脸、点头哈腰的人成天围绕在老板身边，生怕“昏君”哪一天有所醒悟似的。上天给他们的使命，就是护送自己的老板一刻不停地走向深渊。

爱妃、爱妃

每当听说有官员“被女人给迷倒”，就能让人们想起据说“被女人给迷倒”的大唐帝国皇帝唐玄宗。杨贵妃的确让他着迷，但并无证据表明她参与了李林甫、杨国忠或安禄山的政治企图。元稹写的“开元之末姚宋死，朝廷渐渐由妃子”（连昌宫词）云云，纯属文学创作式的瞎编。

倘若唐玄宗与这位四川出生的陕西籍山西女子的关系是像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描写的那样，他们还是挺纯情的。而且杨贵妃赴死时的坦然表现，与自私无能的老皇帝以及那些投降变节的官僚相比，更显得有股子侠气。至少唐人徐夤就有这样的看法：

二百年来事远闻，从龙谁解尽如云。

张均兄弟今何在？却是杨妃死报君。

（马嵬）

张均兄弟是投靠伪政权的叛臣。平叛之后，本被判处决，却因为是一代名相张说的儿子而被免死。相比之下，杨贵妃的命运就越发显得冤枉。